明通鑑

明通鑑卷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十 起上章敦牂盡閼逢掩茂凡五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上以元故丞相耀珠鼐爾布哈等尚爲邊患又諸王封國凡並塞居者宜令謹邊防預軍務丁卯命晉王棡燕王棣帥師北伐並命頴國公傅友德帥北平兵從燕王定遠侯王弼帥山西兵從晉王皆授征虜將軍受二王節制　甲戌熒惑入斗分　己卯大祀南郊　庚辰貴州蠻叛詔延平侯唐勝宗往黃

平平越鎭遠貴州諸處練兵屯田相機勦捕勝宗鎭遼東七年威信大著至是授以征蠻事　乙酉命齊王榑帥護衛及山東徐邳諸軍從燕王北征　贛州賊結湖廣峒蠻作亂蓋夏得忠之黨也詔胡海葉昇等復討平之考異本紀是年正月書贛州賊爲亂胡海陳桓葉昇討平之贛州之賊通紀典彙俱作夏三蓋即去年之夏得忠也證之胡海陳桓傳云平澧州九溪洞蠻即湖廣蠻故通紀是年亦書湖廣蠻惟明史葉昇傳則云贛州賊結湖廣洞蠻爲寇今據之至胡海陳桓葉昇三人即去年平湖廣蠻之將蓋兩事實一事今分記之而附識于此

是月有潮州生員陳質以其父戍大甯死有司以質勾補軍籍質上書請除之願歸卒業時部臣沈溍以缺軍伍持不可上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難遂除

之　浙江金鄉衛以造軍器科民財溫州府平陽知縣張礎執不可具以聞上嘉其稱職遣使勞以上尊楮幣

以韃靼指揮使安童爲刑部尚書武臣任文職始此

二月丁酉國子祭酒文淵閣大學士宋訥卒訥嘗病上以其有壽骨無憂已使畫工瞷訥圖其像危坐有怒色上以問訥訥驚對曰諸生有趨蹌者碎茶器臣愧失教故自訟耳陛下何自知之上出圖訥頓首謝長子麟舉進士擢御史出爲望江主簿上念訥年老召還侍至是訥病甚麟請歸私第訥叱曰時當丁祭敢不敬耶祭畢舁歸舍卒年八十上悼惜自爲文祭之爲治葬地文

臣四品給祭葬自訥始後諡文恪【考異】諸書或系之二月或系之三月惟史稿及憲章錄俱作二月丁酉與本傳合今據之

初湖廣施州衛置三撫司曰施南曰散毛曰忠建至是諸洞蠻叛施南宣撫覃大勝從中搆之忠建宣撫田思進以八十餘乞致仕以其子忠孝代之不能制戊申命涼國公藍玉爲征南將軍帥兵進討【考異】本紀是月藍玉平西番叛蠻證之玉傳言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玉討平之又云平都勻安撫司散毛諸洞此皆湖廣貴州交界之地與西番無涉且本紀於下文閏四月書藍玉平施南忠建叛蠻六月平都勻散毛諸洞蠻據此則二月所書乃奉征蠻之命閏月六月所平即所謂三撫司者也三撫司皆湖廣之蠻疑紀誤以湖廣爲西番耳今據列傳

丙辰耕耤田

癸亥河決歸德州東南鳳池口逕夏邑永城詔發興武等十衛

士卒與歸德民并力築之罪有司不以聞者　三月壬申發山東河南倉粟振貧民　燕王傅友德等出古北口諜報雞爾布哈舊作乃兒不花駐牧伊都舊伊作迤方進兵值大雪諸將欲止王曰彼不虞我至正宜乘雪速進癸巳師次伊都隔一磧敵不知也王先遣指揮和通徑詣其營至則相持泣倉卒間大軍已壓其營雞爾布哈等驚欲遁和通止之引見王王賜之酒食慰諭遣還雞爾布哈大喜過望遂收其部落與鼐珠同詣大軍降捷至京師上大悅曰肅清沙漠燕王功也是時元降軍先後歸附其至北平者皆聽燕王調用燕兵自此益彊　是月定

朝臣衣服之制上見文臣衣服多取便易日至短窄有乖古制乃詔禮部尚書李原名等參酌時宜仍與古寬袍大袖之制相近又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之時秦逵方任工部命製式以進凡三易始命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縧軟巾垂帶命曰襴衫上又親服試之始頒行天下又賜國學生藍衫縧各一以爲天下先蓋士子衣冠之剏制云　夏四月丙申潭王梓自焚死王英敏好學善屬文嘗會府臣設醴賦詩親品其高下賚以金幣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子琥方坐胡惟庸黨王聞之不自安上遣使慰諭召

入見王益懼與妃俱焚死無子國除【攷異】據明史諸王傳言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子琥初爲甯夏指揮二十三年坐胡惟庸黨俱坐誅梓不自安上遣使慰諭且召入見梓大懼與妃俱焚死按惟庸黨獄發於是年之四五月間其時顯父子尚未被逮即逮亦未必即誅何至王懼而與妃焚死耶今刪去於顯被逮伏誅語再攷典彙書此事則云潭王母定妃與其家坐事王不自安上遣使諭之王懼與妃自焚死此似近之附記于此　丁酉月掩太白　是月勳臣吉安侯陸仲亨等坐胡惟庸黨事發皆先後逮下獄　閏月己巳授飛爾布哈等官有差　丙子藍玉平施南忠建叛蠻時諸蠻結寨于龍孔玉遣指揮徐玉襲之俘宣撫覃大勝餘黨潰走分兵搜捕殺獲男女一千八百餘人械大勝及其黨八百餘人送京師磔大勝于市尋移兵

克散毛洞蠻酋剌惹長官覃大旺等萬餘人奏言諸蠻叛服不常黔江施州衛兵相去遠難援應請于散毛連界之大田壩大田守禦千戶所命千戶領土兵一千五百人塡之報可　五月甲午遣諸公侯就第賜金幣有差　初胡惟庸之獄株連冀與萬餘羣臣請究問李善長及陸仲亨等交通狀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以爲復見天日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朕意遂掌書計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掠持一斗麥藏于草間朕見之遂來從朕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

時股肱心膂也其勿復言以故惟庸誅後仍命善長理臺事而仲亨等亦尋出鎮十八年有人告李存義父子實惟庸黨者詔免死安置崇明善長不謝上銜之十九年通倭事覺上族林賢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上益疑之而善長年踰七十耄不撿下嘗欲營第就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密以聞是年四月京民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上怒按斌斌故給事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父子鞫之詞連善長云惟庸有反謀使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叱曰爾言何爲者審爾九族將

滅已又使善長故人楊文裕說之云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爲王善長驚不許然頗心動惟庸乃自往說善長猶不許久之惟庸復遣存義進說善長嘆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爲之又有以善長匿封績事告者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長而善長奴盧仲謙亦告善長與惟庸通賂遺交私語獄具上謂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上意遂決乙卯賜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死時年七十七並其妻女弟姪家口七十餘人皆坐族于是陸仲亨及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

春侯黄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同時坐惟庸黨誅而已故營陽侯楊璟濟甯侯顧時等追坐者又若干人上手詔條列其罪傅著獄詞爲昭示姦黨三録布告天下善長子祺與主徙江浦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尋龍世襲謫爲指揮鎮撫等官　是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于是楊靖改刑部尚書與趙勉換官秦逵改兵部尚書與沈溍換官逵溍等尋皆復任惟靖在刑部獨久上諭靖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者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又曰在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裁決猶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當

卿等宜詳讞然後遣官審決請承旨研辨多所平反上皆納之嘗鞫一武弁門卒撿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請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碎之上聞嘆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善也不窮追投獻二善也不奬門卒杜小人僥倖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　六月乙丑貴州都勻散毛諸蠻復叛鳳翔侯張龍從唐勝宗屯田于貴州藍玉遣龍討平之　庚寅選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授之官　秋七月壬辰河決開封西華諸縣漂沒民舍凡萬五千七百餘戶遣使振之　癸巳崇明海門海溢決

堤二萬三千九百餘丈發民夫二十五萬築之　八月壬申詔毋以吏卒充選舉　召藍玉還增歲祿五百石尋詔還鄉　是月振河南北平山東水災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卯振湖廣饑　初誠意伯劉基爵止及身至是上追念基功又憫其父子皆爲惟庸所厄召其次子璟至命襲父爵璟言長兄子廌在上大喜以璟爲閤門使諭之曰考宋制閤門使即儀禮司朕欲汝日夕左右以宣達爲職不特禮儀也時都御史袁泰奏事失實上宥之泰忘引謝璟糾之服罪上因諭璟凡似此者即面糾朕雖不之罪要令知朝廷綱紀

攷異憲章錄典彙俱系是事于是年十月證之明史基傳云璟以洪武二十三年命襲父爵璟言有長兄子鷹在上大喜命鷹襲封以璟爲閤門使郎是年十月事也若鷹之襲封則年表系之二十四年三月辛丑基傳亦云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嗣伯則是在璟授閤門使之次年也沈氏野獲編言基孫襲爵在二十三年十月廿七日再攷劉璟遇恩錄言是年十二月召見授閤門使令歸祭墓明年三月復召据此則璟以十月授官十二月召見辭爵乃改封鷹野史牽連竝記耳今仍據明史系授閤門使于是年十月封鷹于明年三月

十一月癸丑免山東被災田租　十二月癸亥詔殊死以下囚令輸粟北邊自贖　壬申罷天下歲織文綺緞匹有賞賚者給以絹帛　是月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謫戍陝西年過七十請放歸上嘉其志破格許之　是歲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監察御史印篆相同慮有詐

僞乃詔更鑄監察御史印曰某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曰巡按某處監察御史印　西番之地有哈梅里者去甘肅千餘里故元諸王居之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練兵西涼故王始懼遣回回阿老丁來朝賜文綺令招諭諸番後輙與別部相仇殺乃詔甘肅都督宋晟嚴兵備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癸卯大祀南郊　戊申命傅友德等備邊北平上封燕晉諸藩歲遣大將巡行塞下督諸衛士屯田戒以持重寇至則敗之而元自特古斯死部帥紛拏數傳之後不復知有帝號其後纂立者自稱汗國

名糙粗云　丁巳免山東登萊青兖濟南被水田租

是月以芝陽知縣李行素有實政擢刑部右侍郎新化縣丞周舟以廉勤稱考課得最升吏部考功主事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舟去後民被擾不安詔復以舟爲新化縣丞仍令禮部宴賞遣之考異行素擢刑部侍郎見明史列傳二十八卷中證之春明夢餘錄引江陵集與新化丞周舟事同在是年之正月今從之惟芝陽集作蕪湖

二月壬申耕耤田　復振山東高密棲霞莒州被水民萬五千九百戶考異諸書不載二月振山東事今據三編增入

是月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仍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

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若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皆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貽謀若此誠未盡善攷異憲章錄系之二月通紀系之正月讀之洪武寶訓則是年二月丙寅也今從之書于二月之末

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詔魏國公徐允恭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等備邊陝西　乙未請甯侯葉昇練兵甘肅　丁酉賜許觀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人本姓黃以父贅許從其姓初貢太學以孝名至是禮部廷試皆第一累官至禮部侍郎乃請復姓尋又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為主事　辛丑封劉基孫廌襲伯爵增祿五百石　是月故元遼王阿爾

祭錫喇叛詔傅友德等從燕王討之　上謂皇太子諸王曰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宜以順帝爲戒克勤克慎庶可永保基業　上謂廷臣曰朕昨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荅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眞朕聞之不禁惕然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邪正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夏四月乙丑振河南彼水州縣　辛未封皇子㮵爲慶王權

甯王楩岷王橞谷王松韓王模瀋王楹安王桱唐王棟郢王櫒伊王　癸未燕王督傅友德等諸將出塞　是月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元時賈魯治河之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東平之安山而元時轉運故道之會通河亦淤　五月戊戌命漢衛谷慶甯岷六王練兵于臨清時以河決餉運艱命儲糧十六萬石于臨清以給訓練騎兵　甲寅振北平被水州縣　是月燕王遣傅友德等追元遼王行至哈者舍利道上友德遽下令班師敵信

之越二日忽進兵深入踰月至黑嶺大破敵衆獲其人口馬匹而還攷異本紀系出塞于四月云敗敵而還蓋疑遲記之耳據紀事本末燕王以三月出塞七月始還其追至黑嶺則在五月今據書之　六月己未詔廷臣參攷歷代禮制更定冠服車室器用制度自公侯伯駙馬都尉以下有差　甲子上以久旱命錄囚　秋七月庚子徙富民實京師上懲元末豪強并弱立法之初多右貧而抑富至是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及應天十八府州富民凡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悉徙之　辛丑免畿內官田租之半　是月龍江衛吏以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徑至午門外擊登聞鼓訴之上切

責徵聽吏終喪同府有青文勝者仕爲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罹水患逋賦數十萬敲朴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疏爲民請命再上皆不報嘆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于鼓下上聞大驚憫其爲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爲額邑人建祠祀之妻子貧不能歸養以公田百畝【攷異】事見明史刑法志洪武寶訓書七月辛巳今據之更補出明史青文勝傳中擊登聞鼓及請免龍陽稅糧皆同時事並系之七月下

八月乙卯上以秦王樉多過失召還京師後以太子自關陝歸爲之請踰年始復令歸藩　乙丑敕皇太子巡撫陝西初上以應天開封爲南北京臨濠爲中都

時御史胡子祺上書以爲據百二河山之險可以聳諸侯之望者舉天下形勝所在莫如關中上韙其言至是諭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爲險固汝往以省觀風俗慰勞秦父老子弟于是擇文武諸臣扈太子行既行復諭曰比來一旬久陰不雨占有陰謀宜慎舉動嚴宿衛施仁布恩以回天意仍申諭從行諸臣以宿頓聞

初哈梅里請以馬互市于延安綏德平涼甯夏等衛上曰番人黠而多詐互市之求安知非藉以覘我利其馬而不虞其害所喪必多宜勿聽時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爲哈梅里所遏有從它道來者輒遣兵邀殺之上聞之

怒乙亥命都督僉事劉貞偕宋晟督兵討之貞等自涼州西出令軍中多備糧糗倍道疾馳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圍之其知院岳山夜縋城降黎明兀納失里驅馬三百餘匹突圍而出官軍爭取其馬兀納帥家屬隨馬後遁去貞等遂拔其城斬豳王國公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及部屬千七百三十人馬六百餘匹踰年兀納遣使貢馬騾請罪上納之 〔攷異〕事見本紀及西域本傳紀事本末及諸書多作哈密誤也哈密與哈梅里同在甘肅嘉峪關外而國名互異明史故分列之今據紀傳並參宋晟傳書之 九月乙酉遣使諭西域 是月倭寇雷州百戶李王鎮撫陶鼎死之 冬十月丁巳免北平河間被水田租 是月南

豐縣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擴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以聞而黜陟之五曰褒祀典請勅有司采歷代忠烈諸臣追加封謚俾有與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裁去冗員以防其漸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陲易滋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

之弊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輒加捶楚害及于民請增置勘合以付諸司塡寫差遣事訖繳報庶有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致曠廢書上上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語侍臣曰兵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周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堅之此言則未然也乃擢堅爲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踰年卒于官　十一月甲午五開蠻叛詔都督僉事茅鼎討之　庚戌皇太子自陝還京

師獻陝西地圖時太子已病病中猶上書言經畧建都
事晉王棡隨太子來朝初棡在國驕縱多不法或告王
有異謀上大怒欲罪之賴太子力救得免至是來朝上
怒稍解仍勅歸藩　辛亥振河南水災　是月傅友德
監王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
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毋輕舉也今友德宜還京師
王且帥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
有釁而后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是月以通政使茹瑺
爲兵部尚書瑺試兵部一年至是實授　十二月庚午
遣周王橚歸國亦皇太子調護力也　初西平侯沐英

請罷陸涼衛既又以阿資叛服不常請徙越州衛于陸涼塡之辛巳阿資復叛上命都督僉事何福爲平羌將軍討之　是月以詹徽爲吏部尚書仍兼都察院務以袁泰爲右都御史徽與泰皆以明決邀上眷而用法多希上旨務爲苛嚴泰踰年卒而徽遂不免于難　是歲天下郡縣賦役黃冊成計戶千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　鑄渾天儀　韓國公李善長既死之踰年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

欲自圖不軌尙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幸萬一之富貴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尙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

媒何苦而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得書竟亦不罪也久之有言其疏爲御史解縉代草者而是時都御史袁泰方用事縉又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入見上謂開曰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縉遂放歸考異善長以二十三年誅據本傳言明年王國用上書則是年也書爲解縉所草故上遣縉歸諭其父以十年後大用未晚正在是年又其時縉爲同官夏長文上疏劾袁泰泰深銜之譖之七卿表泰以明年卒又縉傳言歸八年而帝崩正是時事也今竝系

之王國用
上書之下

論曰槪於太祖之待功臣而益嘆高皇后之賢也當太祖之册后也以比唐長孫皇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蓋預知太祖之不能保其終而藥之也宋文憲之逮也太祖必欲殺之后曰民家延師尙以禮全終始況天子乎上猶不悟至于不御酒肉託爲宋先生作福事以動之嗚呼可謂賢矣然則高皇后在韓國可以不死豈但韓國而胡藍之獄數萬之生靈繫焉周有亂臣十人而婦人預焉中宮之助豈曰小補之哉

日本自通胡惟庸事覺詔絕其貢而是時有王子滕佑壽者來入國學上猶善待之其年五月特授觀察使留之京師後著祖訓列不征之國十五日本與焉自是朝貢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漸息占城大臣閣勝弑其主阿荅阿而自立遣太師奉表來貢上惡其篡逆詔禮部却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橚來朝　庚寅河決陽武氾陳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詔發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士修築免被水田租　乙未大祀南郊　平羌將

軍何福師至越州值連月陰雨水溢阿資援絕請降福擇嘹地列柵以處其衆復調普安衛官軍置甯越堡填之越州既定會都勻九名九姓等洞蠻作亂福移師討平之詔以兵會都督茅鼎討五開蠻未行而畢節衛蠻復叛福遣都督陶文往而自留兵搜捕諸蠻建堡設戍乃趨五開攷異明史本紀書是月平都勻畢節諸蠻設之土司傳都勻既平詔命何福至五開會茅鼎之師會畢節叛福乃遣都督陶文往而自留兵平畢節土司傳與本紀合惟紀載二月茅鼎平五開不及福會今据土司傳書之　辛丑令死囚輸粟塞下　壬寅晉王棡薨

王棣楚王楨湘王柏皆來朝　是月更定府州縣歲貢生員之數初歲貢之制每學一人二十一年定府州縣

學以一二三年爲差至是定府學歲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歲一人著爲令　二月戊午召曹國公李景隆等還京師命靖寧侯葉昇等練兵于河南及臨鞏甘涼延慶等處　都督茅鼎等平五開蠻時何福至軍請因兵力討水西蠻上不許攷異本紀上年書茅鼎討五開蠻平之本年二月又複書平五開蠻事其實五開至此始平二十四年十一月紀中衍平字也何福至軍則五開已平故有請討水西蠻之事今並記之　丙寅耕耤田　庚辰詔天下衛所軍以十之七屯田　是月遣太監聶司禮慶童等賚勑往陝西河州等衛與番人市馬以茶易之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等十四人分理陝西山西河南諸衛軍務時詔列勳

臣望亞者八人勝居第三而上春秋高多猜忌諸勛臣自就第奉朝請外悉以邊屯練軍之任委之不使預軍國事也　丁亥命舳艫侯朱壽等督海運遼東　庚寅改封豫王桂爲代王漢王楧爲肅王衛王植爲遼王夏四月壬子涼國公藍玉畧地至西番罕東境遂招降其衆下之罕東在嘉峪關西南漢燉煌郡地也初上命玉理甘肅蘭州莊浪七衛之兵以追逃寇祁者孫至罕東阿眞州土酋哈昝等驚遁其部衆多竄徙西甯三剌等處玉爲書招之遂相繼降　癸丑四川建昌衛指揮使伊嚕特穆爾叛（舊作月魯帖木兒）詔藍玉移師討之伊嚕特

穆爾者故元平章守建昌路洪武十五年平雲南置建昌衛指揮使司時伊嚕方自建昌來貢上元所授符印詔授伊嚕爲建昌指揮至是叛合德昌會川等西番土軍攻建昌轉攻蘇州指揮僉事魯毅帥精騎出西門擊之賊衆大集毅且戰且却復入城拒守事聞詔置建昌蘇州二軍民指揮使司及會州軍民千戸所調京衛及陝西兵萬五千餘人往戍之　丙子皇太子標薨太子少師事宋濂通經史大義稍長上輒令省陵墓觀郊壇俾知衣食艱難道塗險易厥後百官奏事裁決明敏濟以寛仁故刑獄多所平減仁慈出自天性尤篤于友愛

諸王有過輒調護之上初撫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爲子或以事督過之太子輒告高后爲慰解以故宗藩勲舊莫不歸心其薨也上哭之慟禮官議期喪請以日易月及當除服上猶不忍羣臣固請乃釋服視朝　戊寅詔都督聶緯徐司馬瞿能討伊嚕特穆爾命侯藍玉至軍聽節制　五月己丑振陳州原武水災　壬辰北平江西陝西饑發倉粟振之　是月甯夏千戸何忠以缺伍削官上以其爲萬戸何勝之孫特宥之並予世襲　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于雲南之本鎮英初聞高后崩哭至嘔血遂感疾至是聞太子薨哭極哀

卒年四十八英塡雲南十年簡守令課農桑歲校屯田
增損以爲賞罰墾田至百萬餘畝浚滇池通鹽井定貢
稅均力役疏節瀾目民以便安自二十二年入朝還鎭
再敗思倫發及阿資之衆皆降之使使以兵威諭諸番
每下片楮番部輒具威儀出郭叩迎盥而后啟曰此令
旨也其卒也軍民巷哭遠夷皆爲流涕詔歸葬京師追
封黔寧王諡昭靖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遂世塡雲南
初上起兵時多畜義子及長令偕諸將分守各路一時
有道舍柴舍周舍馬兒之等周舍卽英也其死難者有
文剛文遜之等文剛卽柴舍也其勛業最著者則英爲

首次則道舍何文輝馬兒徐司馬皆以功名終云　是
月上以皇太子新薨而時享將及命禮官翰林院議之
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等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
社稷不以卑廢尊也宋會典眞宗居喪易日而服除明
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皆服衮冕所有鹵簿儀仗車路
登科鼓吹並如常儀眞宗批荅云除郊天用樂其鹵簿
鼓吹之等皆備而不作今議宜如宋制惟太廟祖先神
靈所在國既有喪恐神不歆聽宜亦備而不作制曰可
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瞿能等帥各衛兵大破伊
嚕特穆爾于雙狼寨禽僞千戶段太平等賊衆大潰伊

嚕遁走能等督兵追捕攻托落寨拔之轉戰而前進至
打沖河三里所與伊嚕遇又大敗之俘其衆五百餘人
溺死者千餘獲牛馬無算時藍玉已至統官軍入德昌
能遂調指揮同知徐凱分兵入普濟州復架橋于打沖
河遣指揮李華追捕托落寨餘黨進至水西斬伊嚕僞
官把事等七人土渠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能進攻天
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伊嚕復遁
入柏興州　上留心民事凡教官給由至京師者悉召
見詢民疾苦是月有嵩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
張恒以給由至京師上召問民事皆言職在訓士于民

事無所知上曰宋胡瑗為蘇湖教授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水利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何事生徒將安賴邪命竄之遠方榜示天下學校以為鑒戒　改詹事院為詹事府定詹事秩正三品春坊大學士正五品司經局洗馬從五品皆各有印而事總于詹事府　江夏侯周德興自防倭功成以年高就第歲時入朝賜予不絕八月己未以其子驥亂法並坐誅　庚申葬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謚懿文　丁卯詔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分行山西籍太原平陽民為軍又以北平行都司設于大寧

其地西接大同乃築東勝城于河州東受降城之東凡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絡

甲戌始給公侯歲祿初上賜勛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武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祿而勛臣莊佃率多倚勢不法至是始定祿由官給悉令歸其田于官

丙子靖甯侯葉昇坐胡惟庸黨誅昇與藍玉為姻踰年復以玉敗追坐遂名隸兩黨云

皇太子之薨也上御東閣門召對羣臣慟哭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承統禮也于是上意定九月庚寅立孫允炆為皇太孫允炆懿文太子第二子也既立上命裁決庶務寬厚

亦如太子中外莫不頌德【考異】此据明史劉三吾傳按諸書所記有太祖言吾欲立燕王及三吾對言置秦晉二王于何地皆成祖再改之實錄横雲山人悉据之惟明史於三吾傳則刪去欲立燕王及置秦晉二王于何地二語書法謹嚴惟其以此事爲三吾臨大節不可奪似亦誤也三吾太孫世適之語不過希旨入奏與袁凱之老猾相似觀其修孟子節文一事可見矣今据明史三吾傳並臨大節之語亦汰去爲得其實云　又按欲立太孫及置秦晉二王于何地皇明通紀憲章錄俱不載蓋明人已知其後增而刪之矣

是月詔求精曉歷數之士有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時山東周敬心爲太學生上疏極諫且及時政數事其略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厤數三代尙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亂

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寛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區區詣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爲恥不得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爲璽歷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亡遺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札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

小壐也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重教化溥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于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願富兵願強城池願高深宮室願壯麗土地願廣人民願衆于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僇官民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夫豈無故哉言皆激切報聞然亦終不能用也　以甯海方孝孺爲漢中教授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濟寧知府克勤子也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而孝孺顧末視文藝嘗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已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克勤坐空印事就逮死孝孺扶喪歸悲動行路既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待制吳沈薦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爲仇家所連逮至上見其名釋歸至是又以薦召上曰今非用孝孺時遂除學職至任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

其讀書之處曰正學．冬十一月甲午藍玉兵次柏興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伊嚕特穆爾送京師誅之初玉師至罕東伊嚕已遁去上聞之遣諭玉曰伊嚕信其逆黨達達楊把事等或遣之先降或親來覘我不可不密爲防閑其見在柏興賈哈喇境內更須留意賈哈喇者麼些洞土酋也大軍克建昌授以指揮至是從伊嚕叛玉至掩其不意而襲之遂降其衆因奏言四川地曠山險土番出入之地如馬湖建昌嘉定等處皆宜增置屯衛報可命玉班師還　十二月甲戌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兼東宮師保官以黃子澄進修撰命侍

東宮講讀【攷異】子澄乙丑進士是年定進士授翰林之制一甲三人俱授修撰二甲以下始授編修檢討此初制也明貢舉攷載子澄一甲弟三人則是子澄已授修撰矣此貢舉攷誤據野史也攷典榮科目門言十八年廷試係花綸弟一練子甯弟二黃子澄弟三上以費故易丁顯弟一因寘花綸弟三而抑子澄入三甲據此則子澄以抑八三甲故不得授修撰是年帝令侍東宮讀欲進其秩因念子澄原係一甲三人被抑故復進修撰也與彙所據與明史子澄後進修撰之語合貢舉攷所列一甲以子澄爲弟三蓋讀卷官所進之原弟而於上抑置之本末未詳攷也自靖難之後成祖遷都應天太學題名之碑已不可攷故野史所聞異詞然以黃子澄進修撰一語攷之則其廷試時原係一甲三人而上抑之可概見也黃氏明貢舉攷畧別據他本旁注云花綸一本作丁顯黃子澄一本作花綸是各本所見不同之證黃氏亦但知其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蓋亦于明史進修撰之語未詳攷也

是月，安陸知州余彥誠以徵稅愆期逮至京師，州民楊么等伏闕乞留，上賜宴遣還么等，亦

預宴未幾擢彥誠爲永州知府時上以重典繩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同時有歸安丞高彬曹縣主簿劉郁衡山主簿紀惟正霑化典史杜濩皆坐事以部民乞宥復其官更有因之遷擢者惟正以主簿立擢陝西叅議則尤破格用之也　閏月戊戌命馮勝爲總兵官傅友德副之練兵于山西河南兼領屯衛事　是歲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初瑤既立遣其子奭朝賀入京師奭未歸而成桂逐瑤遂篡其國瑤出居原州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此絕其年秋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國

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無嗣權臣李仁任以辛旽子禑主國事昏暴好殺至欲興師犯遼大將軍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禑負罪皇恐遜位子昌國人弗順啟請恭愍王妃安氏擇宗親權國事遂立瑤已及四年昏戾信讒戕害勳舊子奭癡騃不慧王氏子孫無可當輿望者中外人心咸繫成桂臣等乃以安氏命退瑤于私第帥國人耆老推主國事惟聖主俞允蓋成桂自爲之詞也上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成桂又請更國號上命仍古號曰朝鮮

論曰春秋莒僕弑其君以寶玉來奔及邾庶其以漆

問曰來奔季文子臧武仲皆目之爲盜文子之言曰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盟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武仲之言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然則利其器而主其藏其爲凶德一也禮外盜而欲禁民盜是抱薪而救火也寻覩洪武初高麗王顓被弒立其寵臣辛旽之子禑太祖惡之五貢不受請謚不許可謂大居正矣洎十七年貢馬二千匹始封其嗣王而謚其故君然猶曰五歲之約數倍償之許其能補過也海隅非中國所治禑之眞僞不足深詰也若夫李成桂廢禑而立昌又廢昌而立瑤卒篡其國計王

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是絕太祖于此討之可也卽不欲勞師襲遠絕之可也乃因成桂之請爲更國號又易其名是獎篡也是賞奸也若使太祖無欲豈肯爲之蓋太祖是時方開馬市所欲得者馬耳高麗貢馬歲不過五十匹王禑以二千匹償五年之貢猶有代金之輸表言金非地所產請以馬代輸而太祖已恐人之疑以爲利也諭禮臣曰高麗屢請不已朕故索歲貢以試其誠僞耳非以此爲富也今旣聽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然則太祖固有成約矣其後仍循歲貢貢輙踰額不過始欲得鐵嶺之地繼出自

成桂之謀所謂帑重而言甘誘我也至傳中所書成桂嘗更號易名之際一歲之貢多至九千八百餘匹太祖所酬不及其十之一而李旦之所以嘗太祖者不禁懷易與之心前恭而後倨矣二十七年以後之表文始而謾語繼涉譏訕雖太祖不欲稱兵召衅而已爲外邦所輕矣況外遼未懲而欲求內患之熄豈可得哉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詔免天下耆民來朝　辛酉大祀南郊　是月都督僉事左副總兵徐司馬征建昌還至成都辛司馬年九歲無依上以爲義子從征數有功

洪武初建北京于汴梁號重地以司馬賢特委任之宋國公馮勝方練兵河南會有星變占在大梁上遣使密敕勝且曰並以此語馬兒知之其後屢有詔敕書官而不名倚重與宋公等好文學性謙厚善拊循士卒在河南尤有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寒素雖戰功不及何文輝而雅量過之並稱賢將云　二月丁丑命晉王棡統山西河南軍出塞棡既歸藩自此折節待官屬有禮更以恭慎聞時上整飭邊防自燕王外惟棡數被重寄凡將兵出塞及築城屯田之事皆以委之　乙酉涼國公藍玉坐謀反伏誅（攷異諸書皆系之二月紀事本末書正月乙酉正月無乙酉也）

本紀書二月乙酉年表同今從之玉長身赬面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開平既沒數總大軍多立功上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暴橫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怒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峯關關吏不時納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樂後又以在軍私元主妃事上戒勅之玉猶不悛侍宴語傲慢在軍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消西征還以太孫立命兼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穎兩公下曰我不堪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見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下吏鞫訊獄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

伯何榮及吏部尙書詹徽戸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爲變將侯上出耤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凡萬五千餘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上又以是疑宋國公馮勝等郎日召馮勝傅友德常昇王弼還初玉征納克楚歸言于皇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若玉爲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無意而語嘖嘖聞于燕王遂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頗言諸公侯縱恣不法將有尾大不掉憂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數月而玉禍作己丑上手詔布告天下命條列

爰書須逆臣錄　藍玉之獄詹徽從皇太孫錄其事玉不服徽叱令速吐實毋株連人玉大呼徽即臣黨遂並坐（欽案事見臣林記三編據增入今從之）時有吳縣名士王行父子皆坐玉黨死初青丘高啟家北郭與行比鄰時有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皆卜居相近號北郭十才子行以洪武初有司延爲學校師已謝去隱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視之玉館于家數薦之于上得召見竟以是及禍又順德孫蕡曾徽修洪武正韻授翰林院典籍出爲平原主簿蘇州府經歷坐累戍遼東及玉敗大治其黨以蕡嘗爲玉題畫遂論死臨刑作詩

長謳而逝原闕事見明史文苑傳今據書于玉牒之次 庚寅耕耤田 是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書言五事其末言今華夏治安北寇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初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請自今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耆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之福上覽其言有可采者授為太和縣丞 三月辛亥命代王桂帥護衛兵出塞聽晉王節制桂時方就藩上以大同糧餉艱遠令立衛屯田以省轉運至是始命之出師 詔長興侯耿炳文練兵陝西 丙辰詔馮勝傅友德備邊

山西北平其屬衛將校悉聽晉燕二王節制　庚申詔燕王棣晉王棡總制北平山西軍事事大者方奏聞

壬戌會甯侯張溫坐藍玉黨誅　是月頒示稽制錄于功臣上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攷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皆因時損益然諸功臣多武人不學往往恃功驕恣或任情廢法及藍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因詔儒臣稽攷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成書御製序文頒示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侈之萌　夏四月乙亥孝感饑有司請發預備倉糧萬一千石貸貧民上遣行人馳

驛往給之竝諭戶部曰歲荒民饑必待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旬月民之饑而死者多矣自今凡遇歲饑皆先貸後聞著爲令　壬午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誅察罕納克楚子也（附異　紀事本末書三月辛酉誅張溫察罕據本紀誅張溫在壬戌早遲僅一日惟察罕之誅則在四月壬午見明史年表今分書之）　戊子周王橚及其世子有爋來朝　庚寅旱詔羣臣言得失省獄囚　以吏部主事翟善署吏部尚書詹徽傅友文既誅命善署侍郎事尋遷署尚書善明于經術奏對合上意上曰善雖年少器宇恢廓它人莫及也欲爲營第于鄉善辭又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益以爲賢　除期

服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期年奔喪皆令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煩數曠官廢事自今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喪不許奔赴但遣人致祭制曰可攷異諸書多系之二十三年閏四月三編據書之證之明史禮志則事在是年之四月典彙所載年分亦同今從禮志

五月有陝西民謫戍邊中途病其弟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並罪監送者上聞之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之是亦有人心矣賜其弟道里費並賞監送者　六月進戶部侍郎郁新工部侍郎嚴震直並爲本部尚書　秋七

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戊申選秀才張宗演等隨詹事府官分直文華殿侍皇太孫進講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一日太孫侍上側見邏者獲盜七人徐目之言于上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上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是以知其非盜也上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是月欽天監副李德芳上書請仍依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厤元其畧曰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爲厤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其法至密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

洪武甲子厤元不用消長之法以考春秋魯獻公十五年戊寅歲天正冬至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不合實測今宜復用辛巳爲元及消長法疏入元統奏辨上曰二說皆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然朝臣多是德芳言自是大統厤元雖定用洪武甲子而推算仍依授時法（考異：憲章錄書于是年之七月證之明史厤志是也惟德芳憲章錄芳作秀今據厤志）　八月癸未秦晉燕周齊五王來朝　九月癸丑代肅遼慶甯五王來朝　上以胡藍二黨誅殺過當乃下詔今後赦其餘黨皆勿問　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子時　上以太孫初立欲

增置東宮官屬乃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工部尚書嚴震直以浦江鄭氏對上曰朕素知鄭氏更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可並徵兩家子弟以勸天下濟卽鄭湜等兄弟行也初浦江王澄慕鄭氏家法令其子孫同居一時孝友之名鄭王並稱方鄭湜授福建參議時上命復舉所知湜以王澄之孫應對亦授參議懃卽應之從弟也　是月命崇山侯李新開臙脂河以通浙運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陽舍舟登陸轉輸甚難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今欲自畿甸近地鑿河流以通于浙俾輸者不

勞商旅獲便特命爾往督其事自此漕運悉由常鎮矣

冬十月丙申擢國子學生劉政龍鐔等六十四人授行省布政按察使及參政參議等官時雖設科而國子監生與薦舉人才悉參用之一時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是月頒大成樂器于天下府學〔攷異〕潛菴史稿系之正月今據明史禮志　十一月各省學官秩滿來朝上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令直言無隱有泰州訓導門克新對詞亮直紹興府教授王俊華文詞工贍上擢克新爲左贊善俊華爲右贊善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　十二月命儒臣輯歷代諸王宗室爲惡及悖逆者編次成

書命曰永鑑錄頒賜諸王　是歲覈天下土田凡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及夏稅秋糧之實數　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　朝鮮李成桂以篡故朝貢愈謹乃以是年二月進馬九千八百餘匹詔給綺絲棉布一萬九千七百餘匹酬之其年六月又表謝貢方物並上前恭愍王金印請更已名曰旦許之時遼東都指揮使奏朝鮮招引逃軍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寇上遣使詰責旦懼械送逋逃軍民三百八十餘人至遼東上亦不深詰也　安南黎季犛弒逆事覺詔廣

西守臣絕其貢使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南郊　辛酉命曹國公李景隆爲平羌將軍鎮甘肅　詔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先是命戶部遣耆民于各郡縣糴穀置倉儲之民間委富民守視以備荒歉至是戶部議以粟藏久致腐宜貸于民而收其新者乃有是命　是月上諭五軍都督府曰朕嘗令武臣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甘酒嗜音博弈游戲一旦襲職弓矢不諳能爲國家效力乎近揚州衛指揮使單壽襲其父職帥兵泰州捕寇猝與賊遇遂懼而走由其素不練

習故耳自今武臣子弟年及二十五軍都督府試其騎射閑習者許襲否則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試之中者給全俸不能者謫為軍著為令　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暠巡視兩浙　三月庚子朔賜張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丑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于浙江　庚戌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饑煖則忘寒卒有不虞將何以備其廣諭民間如有隙地種植桑棗益以木棉並授以種法而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攷異〕本紀書之是年三月庚戌紀事本末誤作四月四月無庚戌也今据正史　甲子以四方底平收藏甲兵示不復用　是月命

韓王松瀋王模省視秦晉燕周齊王以敦友悌　夏五月癸亥以修撰任亨泰爲禮部尚書自李原名致仕後禮臣多碌碌無聞亨泰以廷對第一爲上所器重遂擢拜之　六月癸酉上御便殿謂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喜則矜其所長而志滿將恃才以傲物憂則知其所不足而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以是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可勿鑒諸　攷異諸書皆系之六月證之洪武寶訓則是月癸酉也今据之　秋八月甲戌命

吳傑及永定侯張銓練兵備倭于廣東並率致仕武臣
行　乙亥遣國子監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上諭工部
曰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潦者因地勢修治之復諭
諸生曰周時井田制行有瀦防溝遂之法故雖遇旱潦
民不爲災秦廢井田溝洫之利盡壞于是因川澤之勢
引水溉田而水利興惟有司奉行不力則民受其患今
遣爾等分行郡縣毋妄興工役毋掊克吾民尋給道里
費遣之　丙戌陝中階文二州軍亂詔都督甯正爲平
羌將軍討之　九月庚申奉勅輯寰宇通志書成計封
域廣輸之數東起朝鮮西控土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

凡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九百四里

是月命徐輝祖節制陝西沿邊諸軍

詔禮部議旌表例時有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禱于岱嶽祠誓以母愈當殺子祀神已而母愈竟殺其三歲子山東守臣以聞上怒其滅絕倫理命杖之百戍海南乃召尚書任亨泰定旌表孝行事例亨泰議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謹其醫藥卧冰割股事非恒經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墮宗絕祀尤不孝之大者宜嚴行戒諭倘愚昧無知聽其所爲亦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攷異】事見明史任亨泰傳在是

年輯覽三編系之九月扳亨奏以是年五月拜禮部尚書明年八月使安南則謙旋表例正是時也今据書之

冬十月己丑停楚岷王宮殿以雲南民力未紓俟十五年後作之未晚　是月倭寇金州　十一月乙丑潁國公傅友德坐事誅友德喑啞跳盪身冒百死自偏稗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以故所至立功上屢敕獎勞予忠伺壽春公主女爲晉王世子妃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上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欲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邪至是坐法賜死以公主故錄其孫彥名金吾衛千戶　越州酋阿資復叛詔西平侯沐春會平羌將軍何福討之　十二月乙亥定

遂侯王弼坐事誅弼與馮勝傅友德同時召還藍玉之誅也友德內懼弼謂友德曰上春秋高旦夕且盡我輩奈何上聞之遂相繼賜死　是歲命博士錢宰等編輯書傳會選成初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它注與鄱陽鄒季友所論有未安者徵天下宿儒訂正之兵部尚書唐鐸爲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助教靳權等詔行人馳傳徵至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上時賜宴于江東門酒樓宰等賦詩謝上大悅諭諸儒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年最高請留上喜至是書成頒行天下厚賜宰馳驛歸年九十六而卒美和以洪武初爲

國子助教與聶鉉貝瓊齊名　朝鮮李旦遣其子入貢

賜宴遣還安南黎季犛再遣使由廣東入貢仍卻之